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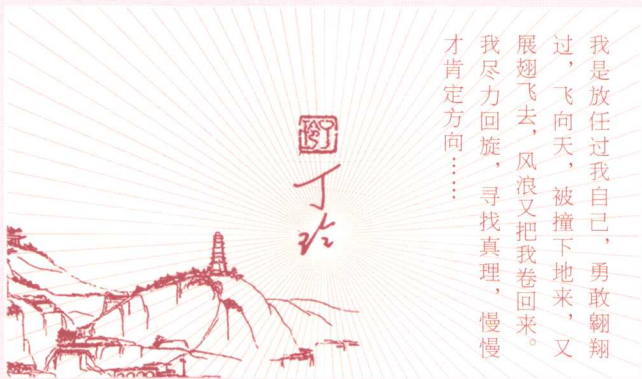
时代记忆
文丛

丁
玲
著

罗岗
张屏瑾
孙晓忠
选编

我 怎样飞向了 自由的 天地

丁玲散文随笔书信选（下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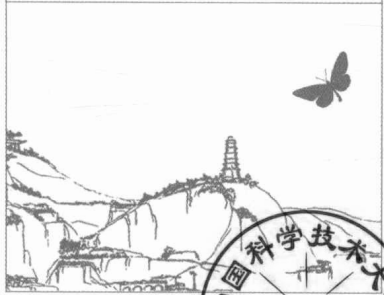


时代记忆
文丛

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

丁玲散文随笔书信选（下）

丁玲 著 罗岗 张屏瑾 孙晓忠 选编



国家社科重大项目“人民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研究”（17ZDA270）阶段性成果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：丁玲散文随笔书信选：
上、下册 / 丁玲著；罗岗，张屏瑾，孙晓忠选编. —
西宁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，2020.1
(时代记忆文丛)
ISBN 978-7-225-05835-1

I . ①我… II . ①丁… ②罗… ③张… ④孙… III .
①中国文学—现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 . ① 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225140 号

时代记忆文丛

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

——丁玲散文随笔书信选（上、下册）

丁玲 著

罗岗 张屏瑾 孙晓忠 选编

出版人 樊原成

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西宁市五四西路 71 号 邮政编码：810023 电话：(0971) 6143426（总编室）

发行热线 (0971) 6143516 / 6137730

网 址 <http://www.qhrmcbs.com>

印 刷 陕西龙山海天艺术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890 mm × 1240 mm 1/32

印 张 20.875

字 数 400 千

版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版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5-05835-1

定 价 118.00 元（上、下册）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下
册

目
录

创作与生活篇

我的自白

我的创作生活

文艺在苏区

作家与大众

材料

我们需要杂文

关于立场问题我见

青年知识分子的修养

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

在前进的道路上（上）

在前进的道路上（下）

53 47 39 33 27 25 22 18 14 9 3

目 录

谈文学修养

『五四』杂谈

创作与生活

作为一种倾向来看

创作要有雄厚的生活资本

生活、思想与人物

写给女青年

谈写作

书信与回忆篇

致胡也频（一）

致胡也频（二）

致《大陆新闻》编者

59

69

76

85

93

103

122

126

147

151

154

目 录

- 致叶圣陶
致胡风（一）
致胡风（二）
致逯斐
致陈明（一）
致陈明（二）
致徐光耀
致曹裕明
致一位青年读者
致陈明（三）
致蒋祖林、李灵源（一）
致蒋祖林、李灵源（二）

200 188 185 180 176 173 170 166 163 161 159 157

目
录

| | |
|----------|-----|
| 致胡延妮 | 208 |
| 致孙犁 | 221 |
| 致徐霞村 | 226 |
| 致柯岩 | 230 |
| 致巴金 | 235 |
| 魍魉世界(节选) | 237 |
| 风雪人间(节选) | 254 |

254 237 235 230 226 221 208

创作与生篇

我的自白

——在光华大学讲

我今天来到光华，并没有预备什么来讲，我们就随便谈谈吧。谈什么东西呢？哦！谈谈关于我自己的一切吧。

我现在为社会一般人所注目的人，我想我所以能引起别人对于我的特别兴趣，是因为我背叛了一切亲人，而特别对着“一个人”的亲近。最近因为我是一个善于写小说的人了。

不久以前，因为了一个不幸的事件演出，跟着就有人在报章上登着关于丁玲女士底凄楚的故事：说什么丁玲终日以泪洗面，扶孤返湘等消息。其实这是极其错误的，只是对于社会一种模糊的印象罢了。社会上，有人特别注意到我，关怀着我，这在我总觉得许多是真同情的赐予，而有许多人却甚无味。

我写小说已经三年了。我不敢说，我写的有什么成绩，不过在我自己讲起来，确是以真实的态度下了至善的努力的。然而得到了什么？对于自己的作品，对于自身分析的严整的批判，都曾下了很紧的工夫。我知道有许多人亦常谈到我，不过多为无聊的驱使，酒余茶后的消遣而已。

假如有人以为作者仍要继续努力，大家就应给作者一个很好的

写的环境，不然，就以禁止她，或就怎样指摘她，教导她，可是没有一个人拿出真正的态度来加以批评的。如今的文坛，都是一些卑劣的人充斥着，所有的读者都应肩起改正的责任啊。

昨天听见有人买《韦护》看——买作者的创作，这在作者觉得是一件十二分荣幸的事。今天到光华来，能同诸位在一起谈话，我亦觉得是十二分荣幸的。

现在因为找不着什么事情来讲，就来介绍《韦护》吧。这不是演讲，只是闲谈，我要再三的声明一下。

我是常批判自己的作品，感觉错误的地方非常之多，可是总无人给我一种诚恳的批判。希望诸位看了我的著作以后加以批判，使作者有精进的机会。

韦护是一个革命的人物。应该做的事，他都勇往的去从事工作。他遇见一个虚无思想甚深的女人，他对她无形之中就发生了一种热情的爱恋。后来进一步同她住在一起，不过另一面却感觉得非常痛苦，感觉得无时间工作的痛苦。然而，竟为她的美丽，一种无可比拟的热爱所迷惑。后来总算给他逃开了。

我现在觉得我的创作，都采取革命与恋爱交错的故事，是一个唯一的缺点，现在是不适宜的了。不过那还是去年写成的，与现在的环境大大不同了。

有许多人以为作品的内容，都与作者有关。就如茅盾的“三部曲”吧。就有许许多多人觉得书中的女士们，都能一一指出。这个是谁，那个是谁，而且大有十分肯定的意味在。说及读到我的创作的人，大多以为我化身在作品里了。其实不然。本来我不反对作品中无作者的化身，不过我对于由幻想写出来的东西，是加以反对的。比如说，我们要写一个农人，一个工人，对于他们的生活不明白，乱写起来，有什么意

义呢？

我在一个最亲爱的朋友作家身上，觉察他与社会的矛盾非常利害。他也曾同一个女人发生过那样的事情，他并未跑开，却被女人感化了。他的爱情表现得十分好，做的情诗，非常之多，每一句诗都十分惹人爱。后来他的生活很苦。有一个时期曾说了这样的一句话：“一切爱情，一切生命都成为无用的东西了。”

他曾向我说过他们的事情。他说——我们的事情，正是一个很好的小说，不过我不能把它写出来，也没有人能代我写出啊。我没有他的爱人那样有钱，我没有那种形态。而且，本来我又不是怎样善写的人。他曾说，他爱她并不如他诚恳的那样，他只以为那女人十分的爱他。而他故意写诗，特意写得那样缠绵。他心中充满了矛盾。他看重他的工作甚于爱她。每日与朋友都是热烈的谈论一切问题，回家时，他很希望他的 Lover 能把关于他的工作、言论，知道一点，注意一点，但她对此毫无兴趣。他很希望得到一个心目中所要来的一个爱人。他曾老老实实的对我这样说过。我很希望我能执笔把它完全笔之于书。本来，我以为老老实实的写出就算了，然而当时又不愿照着老套写出，加以病，便耽搁下来，后来更因别种工作，也就把它放弃了。不过后来他（也频）向我说过，如不愿照本来的计划写它，权当它是一件历史叙述一下吧——指《韦护》言。

后来我把它写成了。我以为写的还好，写的很深入。每天写七八页，每页有七八百字，写的时候，是感觉很快活的。那时，我每天只在沉思默想：假使我是书中的女人时，应怎样对付？我又想用更好的方法写它，用辩证法写它，但不知怎样写。写好后，我拿给也频看，他说不好，我但愿他说不好，但不愿他说太坏了。他说：太不行了，必须重写！后来我们为此大吵特吵起来。结果，我又重写一遍。

有人说：这东西早些日子就写好了，现在未免太迟了，有的朋友很不满意我，说我把《韦护》赤裸裸的印上纸面了。然面已与本来面目大大不相同，但一点影子都没有，这也难说。

我这篇题材——《韦护》——很不好，依然取之于恋爱的事情。我觉得我写小说有一个缺点，就是我不能像他人写小说那样一下笔就写得很长。在我的作品里，我不愿写对话、写动作，我以为那样不好，那样会拘束在一个小的观点上。《韦护》中的人物，差不多都是我的朋友的化身，大家都有一看的必要。看了之后，请大家批评一下，给我以一种进取的力量。

现在批评我的创作。哦！自己不好批评自己的东西。我很愿把自己觉得不好的地方说出来，然后再请大家再给以批判。哦！还是不要谈它吧。

我不相信，我除了写文章之外，就不能做别的事情。正因为丁玲是一个善于写文字的人，而又没有更多的人去写。所以我又觉得写下去，或者有一点小小的用处吧。我著作并不是为了几个稿费。我著作并不全靠灵感。实际上，事实上的范围是极其重要的。希望大家给以忠实的批评，我亦更加特别注意着。

写的材料多得很，有人说，把作者自身有关材料写完就算了。然决不能这样说。不过那要看写的方法如何。我以后决不再写恋爱的事情了，即现在的确已写了几篇不关此类的事情的作品。我也不愿写工人农人，因为我非工农，我能写出什么！我觉得我的读者大多是学生这一方面，以后我的作品的内容，仍想写关于学生的一切。因为我觉得，写工农就不一定好，我以为在社会内，什么材料都可写的。现在我正打算写一个长篇，取材于我的家庭——啊啊！我讲得太多了。假使诸君不疲乏的话，我还可以继续讲下去。

现在讲我的家庭。我的家庭，现在还有三千人——远近亲戚都在内——家庭中一切人，彼此都十二分亲近。家中总还算有许多钱，我的祖父，曾做过很大的官职。我在家里看到父亲留下许多荣耀的衣服饰物。可是我的父亲在一种有趣之下，把家产又都用光了。自父亲死后，那时我还很年幼，就从大家庭里脱离出来，我没有姊姊们受到大家庭熏染的深。我跟随着母亲在学校里长大起来。连父亲的面目，我都记不清楚。可是，我从他所遗留的东西之下，我能窥出他的性情，他的一切举动。家中吃饭，非常热闹。每次开饭，都是好几桌。家中时常向外挑战，或任性购物。我听说父亲有一天叫一个工人整日里作马鞍子的绣工，而他自己又不会骑马，等作好后，他请旁人骑，他自己却在后面跟着跑。现在我的家庭里还少不了有这种行动的人。我不会再享受这种生活了。我曾回家一次。为了我的创作，我很希望把家中的情形，详详细细的弄个明白。

我的母亲在家里曾享过大家庭中的福，而我得到什么？住在二百多间屋子的门院里，忧郁地，床铺非常之大，每张床都带着窗子的。我这样讲来，大家都会推想到一切吧。每天晚上，家人都怕进那无人住的空屋子。我曾做了土匪叔叔的侄女。因为那时的社会处在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。我的家中，差不多无一人读书，全在酒色之中完了。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像我这样子有精神，说打架，没有一个可以称上对手的。家中藏着许多杆枪，白天都躺在屋子里，不敢出来。

现在时候已经很晚，我不再噜苏下去。最后我希望大家读了我的著作之后，给我以忠实的批评。

——孙晶昶笔记

以上是丁玲女士承光华文学会之邀请于五月×日在光华的演讲辞。像这样赤裸裸地说白——自传的片断，实是不可多得的。记者为

着保留她演讲时的真面目起见，连一句一字都不曾加以修饰，尽可能的。此地可说是当时演讲的映片。

为了读者都在关怀着丁玲的一切所以就拿来发表了。我想这将给以大家莫大的快慰的。最后我们希望丁玲女士能本着她自己所欲做的一种精神努力下去……

——记者附笔

初版《丁玲选集》，万象书屋，1936年

我的创作生活

我写了一点小说，自己并不满意。也没有看过小说作法，描写辞典。常常怕比我年小的，爱好文艺的朋友们来问我怎样写小说，但是受窘的事，总是不怕缺乏机会碰到。有一次。有一个青年文学团体约我去和他们谈一次话，限的题目是创作经验。我勉强老老实实的说了一点，预备让他们失望，因为太老实了呵。现在又承有人一定还要我写一点出来，辞之再四，却不能不答应，于是也老老实实再写一点。

我现在虽说几乎被认为一个写小说的人，又还想再写点小说，可是自己我常常是不同意所走的这条路。我总以为假如我是弄别的东西，或许可以有点成就。我对我的作品，从来不爱好。我常常惊诧有些作家的自信和自骄。但是为什么我终于只写了几本小说呢，我想这与我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。

我小的时候，记得害过几次病，我的弟弟也是爱害病的孩子。每当我们不能在户外去玩，惟一来慰藉我们的，便是我母亲的故事了。在灯底下，我睡在母亲旁边，表姊们又攒到她的身旁，都是些圆的天真的眼睛望着她。她娓娓不倦的一些水帘洞、托塔天王……的故事深深的放到我们脑子里，那些情景，我现在想来还如在目前。我母亲不

特讲了许多故事给我听。她的自身，她的对于生活勇敢，虽说我是非常幼小，却也是有很大的刺激。后来，我大了一些，我不要听我母亲的故事了，我喜欢一个人坐在后园里慢慢去看。有几年的时间，从十岁到十四岁，我只有寒暑假才同家人团聚在一块，不是寄宿在学校，学校里只有我一个年纪小，就是住在我舅舅的后花园里，只有一个老妈和丫头伴着。日里和一群顽皮同学以欺侮教员为游戏，一放了学，便只剩一个人。不管在家里的慢慢黑下来的园子里也好，或是学校的大操场也好，总之在这些时候，我除了望一阵一阵飞过的归鸦和数着那最先发亮的星颗以外，便总是找一本书，度过那寂静的下午和傍晚。这一个时期中我几乎把我舅舅家里的那些草本旧小说看完。而且商务印书馆的《说部丛书》就是那些林译的外国小说也看了不少。《小说月报》（美人封面的）和包天笑编的《小说大观》也常常读到。我母亲很不满意，因为放弃了其他的事。不过当我进了中学，一种新的完全是集团的生活，又加之“五四”的潮流的波浪也涌到我们那小城市，我在学校里变成了一个活动分子，是一个出风头的学生。我又转了几个学校，虽说得过国文教员的鼓励，把我的一首白话诗给刊载在一张附刊上，我总对文学不大有劲，总觉得与其去读做为教本的《尝试集》，宁肯每日一翻《民国日报》的《觉悟》为有用。所以虽说那时《女神》也曾在中学校里哄动，我却没有关心，而且我跑到上海来了，我要学最切实用的学问，那时是这样想。后来，经过了许多波折，碰了一些壁。一个年青人，有着一些糊涂的梦想，像瞎子摸鱼似的，找出路，却没有得到结果，不能说是灰心，也实在是消沉的住在北京了。住在那里两年，朋友之中有沈从文和胡也频，在快离开北京的时候，才开始写《梦珂》和《莎菲日记》。从这时起，一直到现在，五年中，大约都是写一点稿子没有做什么别的事。